

联的青梅竹马，在胜利的凯歌中迎着旭日东升。

该片的配乐厥功至伟，极富少数民族风情，以至于多年后，配乐的名气甚至超过了电影本身。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《怀念战友》……雷振邦的创作脍炙人口，冰山上的雪莲、帕米尔的雄鹰，自此念兹在兹；红花、故旧、美人，“好像燃烧的火，使人不忍离去”。

从上海切换到新疆，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，辽阔的土地上，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。而为了守护这明媚的风光，我们也许要付出最为惨烈而心痛代价。

听，乔羽填词、刘炽谱曲，郭兰英在唱了：“一条大河波浪宽 / 风吹稻花香两岸 / 我家就在岸上住 /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/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/ …… /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 / 小伙子心胸多宽广 / 为了开辟新天地 /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/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/ ……”

这是美丽的祖国、英雄的祖国、强大的祖国，是中国人生长的地方。中国人扎根在这片古老而温暖的土地上，朋友来了有好酒，豺狼来了端猎枪。而那条大河，那条心里住着的大河，风起时，激流翻滚，席卷天地；夜深了，静静流淌，水月溶溶漫我身。它实质上是《上甘岭》（1956）里志愿军的生命源泉，因此，连队死守坑道多日，不堕志趣，捉小松鼠，讲三国评书，吃扎嗓子眼儿的压缩饼干，一个苹果在指挥员、战斗员、伤员手中来回传递，都不舍得咬下第一口……画面外，观众更联想起了魏巍的报告文学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：“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？我们的部队、我们的战士，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。……有一次，我见到一个战士，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，就一口雪。我问他：“你不觉得苦吗？”他把正送往嘴



《冰山上的来客》（1963），有红花、故旧、美人。

里的一勺雪收回来，笑了笑，说：“怎么能不觉得！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！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。”他把小勺儿干脆放下，兴奋地说：“拿吃雪来说吧。我在这里吃雪，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。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，泡上一壶茶，守住个小火炉子，想吃点什么，就做点什么。”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：“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。多憋闷的慌哩。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，光光的马路不能走！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，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。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呀。他们想骑车子也行，想走路也行，边溜边说话也行。……”

为什么战旗美如画，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；为什么大地春常在，英雄的生命开鲜花。《英雄儿女》（1964）的插曲《英雄赞歌》接替《我的祖国》，在壮丽的音符中延续、强调了“何惜百死报家国”的不灭情怀。这部根据巴金小说《团圆》改编、与《上甘岭》同属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，贡献了一个惊风雨泣鬼神、名垂“红色浪漫”的银幕形象：王成。豺狼来了，战友们接连倒下，孤胆作战的他，用步话机向后方指挥部发出了呼叫，“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！”向我开炮，向我开炮，向我开炮……这句台词简直如同魔咒，直接控制了父母辈的泪腺开关，每次重温《英雄儿女》，他们大约总会在“向我开炮”的时候，为拧开爆破筒后盖冲入敌群的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而哽咽颤栗；此外，他们大约都对50多年后的《金刚川》嗤之以鼻，正如他们大约都觉得《芳华》（2020）不若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（1984）远甚一样。

2020年央视春晚舞台，90岁的郭兰英现身，一曲《我的祖国》余音绕梁。岁月如歌，那些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们，则纷

每次重温《英雄儿女》，他们大约总会在“向我开炮”的时候，**为拧开爆破筒后盖冲入敌群的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而哽咽颤栗。**